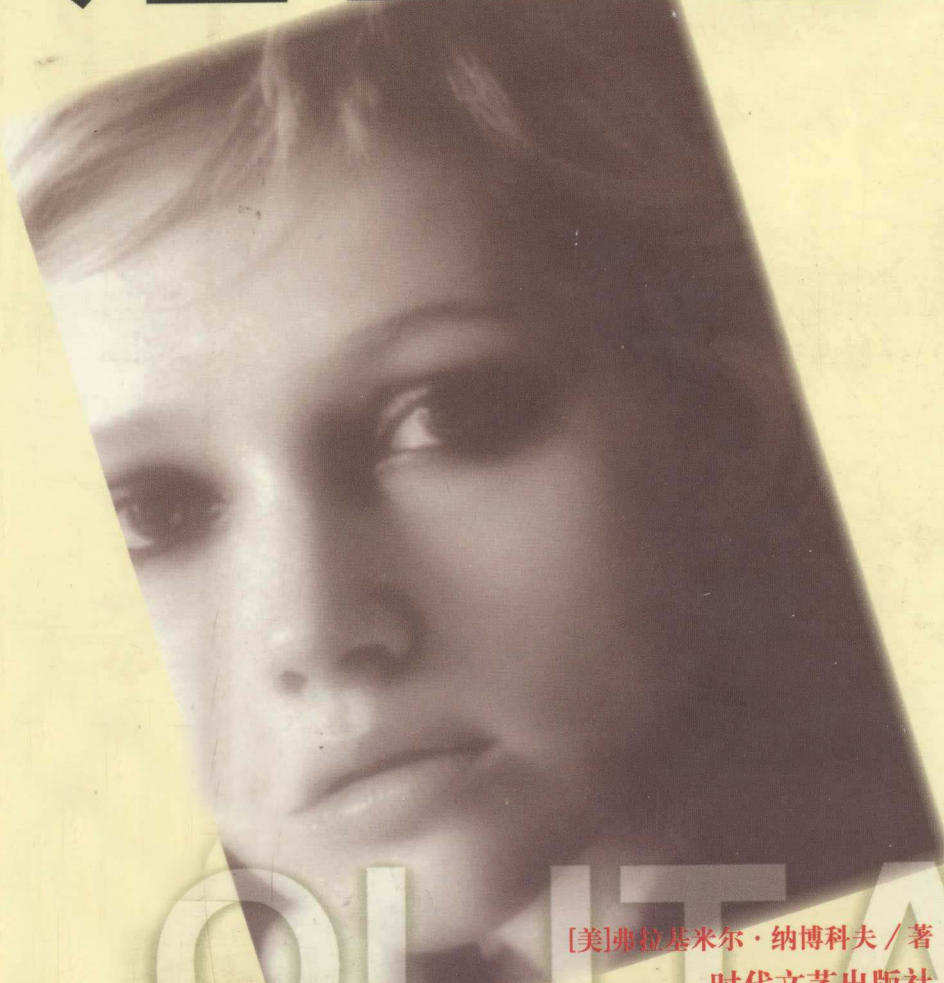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译版

影响世界的 100 部文学名著之一
一个中年男人的不伦之恋

洛丽塔



[美]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 / 著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洛丽塔

[美] 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 / 著

于晓丹 廖世奇 / 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洛丽塔/(美)纳博科夫著;于晓丹,廖世奇译.
—2版.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1.7
ISBN 7-5387-1130-9

I.洛… II.①纳… ②于… ③廖… III.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0642 号

LOLITA

Copyright © 1955 by Vladimir Nabokov

© 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

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 Smith/Skolnik Literary
Management 代理由 The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授予全球中文版独家专
有出版权。

吉权图字:07—1997—114

洛丽塔

作 者:(美)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 译者:于晓丹 廖世奇

责任编辑:张四季

责任校对:冯晓岩

装帧设计:老家

出 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648)

发 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305 千字

印 张:11.75

版 次: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:2001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5000

书 号:ISBN 7-5387-1130-9/I·1087

定 价:22.00 元

中译版序言

现在看来,《洛丽塔》世界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,难怪英国某家图书杂志把它列入二战以来影响世界的100部书之中。

纳博科夫在1954年春天将《洛丽塔》完稿,先后遭到4位美国书商的拒绝。

纳博科夫便只好到欧洲去试运气。第二年,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《洛丽塔》。格雷厄姆·格林慧眼识才,将它封为1955年最佳小说之一,这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。

格林的褒扬立刻招来了反对者愤怒的抗议,而格林也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。这场争执很快引起了美国文学界的注意,海外版的《洛丽塔》随之开始在流传。1957年夏,《铁锚评论》(Anchor Review)以100多页的篇幅刊登了《洛丽塔》的节录和纳博科夫撰写的后记“谈一本题为‘洛丽塔’的书”。1958年,美国的普特南出版社终于出版了《洛丽塔》的美国版。《洛丽塔》在美国虽然没有惹上官司,但招来了更激烈的抗议和谴责。以前只能算是小有名气的纳博科夫顿时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,《洛丽塔》也一路窜升至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单的第一位。

争议的焦点自然是有关艺术的社会责任问题，但纳博科夫独特的叙事风格同样令批评家们感到不适。《纽约时报》的一篇书评称：“《洛丽塔》无疑已是图书世界的一桩新闻。……”

尽管许多人的阅读动机可能确实出于要看一看《洛丽塔》到底有多“不道德”，但稍有耐心的读者不出几页，便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受了商业炒作的蒙骗。

《洛丽塔》虽说不乏性的描写，但它既没有劳伦斯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里的那种细腻撩人的感官快感，也没有乔伊斯《尤利西斯》里的那种满不在乎的猥亵。

《洛丽塔》争议的关键和最令人难解的是，纳博科夫对道德问题显得很没兴趣。纳博科夫当然明白亨伯特狂恋洛丽塔会触动社会的道德神经，但他始终不想追究亨伯特暧昧行为的社会内涵和道德后果，这又使他区别于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托尔斯泰和《包法利夫人》的福楼拜。纳博科夫既没有挑战社会道德规范的雄心大志，也没有普渡欲海众生的情怀，没有批判和嘲讽，也没有感伤和譬喻。

他讨厌任何有关他的小说是不是道德的提问。在《洛丽塔》的世界里，艺术不是“不道德”的，而是“非道德”的，是在道德之外的。在这一点上，纳博科夫似乎还不如他笔下疯疯癫癫的亨伯特有道德感。

亨伯特即使是在全神贯注地捕捉最销魂夺魄的欲望细节时，也不时扯进令他倍感煎熬的道德困惑。纳博科夫对此如何解释呢？很简单，亨伯特是亨伯特，纳博科夫是纳博科夫。他说：“深感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的不是我，而是亨伯特自己。他关心这一点，而我不。”

一位论者自觉找到了被这种含混性掩埋了的真义，称《洛丽塔》是“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”的象征，但另一位论

者却在同样的地方有了别的发现：《洛丽塔》是“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”的寓言。

纳博科夫劝读者不要在他的作品里寻找象征或寓言，滑稽模仿带来的含混性并不掩盖什么，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精神，是通向纳博科夫所谓的“严肃情感的最高境界”的跳板。

纳博科夫对文学艺术有着简单而又苛刻的标准。他说过：“对我来说，虚构作品的存在理由仅仅是提供我直率地称之为审美狂乐的感觉，这是一种在某地、以某种方式同为艺术（好奇、温柔、仁慈、心醉神迷）主宰的生存状态相连的感觉。”他以为达到这种境界的作品实在不多，其余一切都是垃圾，包括《堂吉珂德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几乎所有作品。

译者于纽约

目 录

中译版序言	/ 1
引 言	/ 1
第 1 章 少女唤醒我身上的荒原	/ 3
第 2 章 飘落在床上的小美女	/ 33
第 3 章 丰满的苹果	/ 61
第 4 章 发育不足的婚姻	/ 77
第 5 章 谁毁了谁	/ 106
第 6 章 猎人的夜晚	/ 120
第 7 章 漫不经心的女孩	/ 143
第 8 章 任性和偏爱	/ 165
第 9 章 温柔或下流	/ 202
第 10 章 芳香本色	/ 239
第 11 章 她——失踪了	/ 286
第 12 章 什么都会死去	/ 313

引 言

《洛丽塔》，或《白人嫖夫的自白》，是我收到的一部奇异文稿的两个题目。这部文稿的作者，“亨伯特·亨伯特”，已于1952年11月16日，距开庭前数天，死在法定拘禁当中，死因是冠状血栓症。

他的律师，也是我的朋友同时还是亲戚，现在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工作的克莱伦斯·乔特·克拉克先生，基于他的委托人的遗嘱，请我编订这部手稿。

他的遗嘱中有一条，是授权我声名显赫的表兄全权处理促成《洛丽塔》付梓的一切有关事务。克拉克先生选中我担任编辑可能是因为本人拙作《意思有意思吗？》刚刚获得波林奖，其中讨论了几种病理状态和性变态情况。克拉克的决定可能受了这件事的影响。

我的工作结果比我们两人预想的都简单得多。这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在出版时是完好无损的。

作者奇怪的绰号是他本人的发明；当然，这副面具——透过它，两只困倦的眼睛仿佛在燃烧——依据它的佩戴人的意愿，将永远保持这样不被揭穿。关于“亨·亨”的犯罪情况，好奇者可以参考1952年9月的报纸；如果这部回忆录手稿不是被允许现在到了我的台灯下，他的犯罪缘由和目的就会始终是个谜。

我无意为“亨·亨”添光加彩，毫无疑问，他是极其可怕的，他是卑鄙的，他是道德堕落闪光的典型，是残暴和机智的混合体，这或许是一种超级的痛苦的暴露，但并不增加他的魅力。

他是反复无常的，令人厌倦。他对这个国家的人和景物所抱的随意观点都是可笑的。一种贯穿其自白书始终的绝望的诚实，也不能解除他残酷奸诈的罪恶。

他是变态者。他不是绅士。他婉转的小提琴。

“洛丽塔”毫无疑问会成为精神病领域里的一个经典病历。作为一部艺术品，它超出了它赎罪的方面；对我们来说，比科学的意义和文学价值更重要的，是它对读者所产生的伦理意义上的影响。

在这部感人肺腑的个人研究中，潜伏着一个普遍的教义：任性的孩子，自私的母亲，气喘吁吁的疯子——这些并不仅仅是几个生动的人物。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——潜在的罪恶。

《洛丽塔》应该使我们所有人——家长、社会工作者、教育者——以更大的警觉，更远大的抱负，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中抚育起更为出色的一代人而贡献自己。

小约翰·雷博士

马塞诸萨州，威德沃思

第1章

少女唤醒我身上的荒原

洛丽塔，我生命之光，我欲念之火。我的罪恶，我的灵魂。洛—丽—塔：舌尖向上，分三步，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。洛。丽。塔。

在早晨，她就是洛，普普通通的洛，穿一只袜子，身高4尺10寸。穿上宽松裤时，她是洛拉。在学校里她是多丽。正式签名时她是多洛雷斯。可在我的怀里，她永远是洛丽塔。

在她之前还有过别人吗？有的，确实有的。事实上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洛丽塔，要不是我在一年夏天曾爱上了一个女孩童。在海边一片王子的领地。

那是什么时候？洛丽塔还有多少年才降临世间，我那年的岁数就是多少。

我生于巴黎。我的父亲人很文雅且平易，他是个种族杂烩：瑞士籍，法国、奥地利混血，血脉里还有少许多瑙河的水质。

我马上给各位传看几张颜色漂亮、光滑碧蓝的照片明信片。他在里维埃拉开了一家豪华饭店。30岁那年他娶了一位英国女子，登山家吉约姆·丹恩的女儿，两位多塞特牧师的孙女，这两位专开冷僻科目——分别是古土壤学和风琴。

我那位非常上镜头的母亲死于一次意外事故（野餐、雷击），那时我3岁。——我记忆中童年的太阳已经从记忆的洞穴和幽谷上沉落。

我母亲的姐姐，西贝尔，同我父亲的一个远亲结过婚，又被抛弃了，就到我们这个近亲家当无薪酬的家庭教师兼女管家。后来有人告诉我她一直爱着我父亲。他在一个雨天里，轻松地占了她的便宜，雨过天晴之后又把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。

我非常非常喜欢她，尽管她的某些规矩过于严格——严得要命。或许她想充分利用时机，把我培养成比我父亲更好的男人。西贝尔姨妈有一双带粉红色晕圈的青色眼眸，蜡白的面色。她写诗，她对诗虔诚到了迷信的地步。她说她知道我16岁生日过后她就会死，竟果然应验了。

我长成一个快乐、健康的孩子，在拥有图画书、柔净沙滩、桔树、友好的狗、海景和微笑面孔的明亮世界里长大了。

在我周围，华丽的米拉娜饭店像一个私有宇宙旋转着，像一个粉白的宇宙体嵌在更大的、外围熠熠闪光的蓝宇宙中。

从系围裙的擦锅工到穿法兰绒的权贵，人人喜欢我，人人宠我。美国老太太像比萨斜塔似的倚在拐杖上看着我。

付不起父亲帐的破了产的俄罗斯公主，给我买高档糖果。而他，我亲爱的小爸爸，则带我去划船、骑车，教我游泳、潜水和滑水，给我读《堂吉珂德》和《悲惨世界》。

我崇拜他、尊敬他，为他感到荣幸地偷听仆人谈论他的各类女友，那些美丽而好心的造物，她们没少利用我，还为我丧母一洒宝贵的眼泪。

我上了一所英国学校，离家几英里，我在那儿玩拍球和手球游戏，读书的分数甚佳，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都绝好。我能

记得的13岁以前（即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阿娜贝尔之前）发生过确切的性行为。

阿娜贝尔，跟作者一样，也是个混血儿：不过她的情形是一半英国，一半荷兰。今天，对她性格的记忆已远不如许多年前、认识洛丽塔之前那么清晰。

视觉记忆分两种：一种是睁着眼睛，在你自己的大脑里制造一个意象，（那时，我看见了阿娜贝尔——“蜂蜜样柔腻的肌肤”、“纤软的胳膊”、“褐色短发”、“长睫毛”、“大而漂亮的嘴”）。

另一种是你闭着眼睛，在眼睑遮暗的内壁里，你忽然记忆起那个物体，完全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面孔，一个浑身披着自然光泽的小精灵（就是我所见的洛丽塔的样子）。

先描述阿娜贝尔，她是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可爱女孩子。

她的父母是我姨妈的好朋友，也像她一样保守枯燥。他们在离米拉娜饭店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别墅。秃顶、褐黄皮肤的利先生和肥胖、脂粉浓厚的利夫人——我是多么厌恶他们！

最初，阿娜贝尔和我尽谈些周围的事。她不停地捧起一手细沙，又让它们顺着手指流下去。我们对芸芸众生的世界的兴趣、对富有竞争性的网球的兴趣、对无限大的空间的兴趣、对唯我论的兴趣，等等。

幼小动物的柔软和脆弱，引起我们同样强烈的痛苦。她想到某个受饥捱饿的亚洲国家去当护士，我则想当一名出类拔萃的间谍。

就在一刹那，我们疯狂地、笨拙地、毫无羞怯、痛苦难忍地相爱了；同时还是无望地，——因为相互占有的狂乱只有靠实际吸吮、融合彼此灵魂和肉体的每一分子才能平息下来；但

我们，甚至不能像贫民区的孩子那样很容易就找到在一起的机会。

一天晚上，在我们不顾一切地实现了在她家花园里幽会的企图后（这是更后来的事），我们的秘密活动就只被允许在海滨浴场熙攘的地方、听力不及而眼力所及范围之内。在软绵绵的沙地上，距离大人们几英尺远，整个早晨我们都仰卧在那儿，带着勃发的欲望，利用时间和空间任何一个天赐的良机互相触摸：她的手，半埋在沙里，也会慢慢地移向我，修长的手指梦游般越来越近；然后，她乳白色发光的膝盖会开始一次小心翼翼的旅行。

有时，别的小孩子们建筑的堡垒，能完全掩蔽我们摩挲彼此咸腥的嘴唇；这种不完整的接触把我们健康、却毫无经验的稚嫩身体驱向兴奋的状态，即使在冰凉的海水中，我们仍然互相紧拉着手，不能解脱。

在成年浪游岁月里丢失的许多宝物中，有一张快照，我姨妈照的，照的是阿娜贝尔、她父母和老成持重的跛脚绅士——库柏医生，围坐在路边咖啡馆的桌边；医生在同年夏天向我姨妈求过婚。

阿娜贝尔照得不好，因为她正好在对一杯巧克力奶专心致志时被拍了下来。

她裸露、瘦削的肩膀和头发的分缝是能辨认出的一切（关于那张照片我是这样记得的），阳光模糊了她那份沉迷的可爱；而我，离开其他人坐着，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凸出：一个阴郁、面露愠色的男孩，穿一件暗色运动衣和一条裁剪得体的白色短裤，双腿交叉，侧身而坐，眼观旁处。

这张照片摄于那个毁灭性夏季的最后一天，而且正是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做抗拒命运尝试的前几分钟。

找了个很不充分的藉口（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，实际上什么也无所谓），我们逃出咖啡馆，来到海滨，找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沙地，那儿有一堆红石头垒成的洞穴，在它蓝紫色的阴影里，我们贪婪地抚爱对方的身体，惟一的见证是不知谁失落的一副太阳镜。

我跪着，正要占有我的爱，两个大胡须洗海澡的人，大海的老父和他的兄弟走了过来，叫嚷着下流的鼓励的话。4个月后，她在科孚死于伤寒。

我沉湎于一种追溯往事的幻想，这种幻想变化多端，却培养了分析的天赋，并且在我对过去发狂的复杂期望中，引起每一条想象的道路交错。我相信了，就命运而言，洛丽塔是阿娜贝尔的继续。

她死后许久，我仍感到她的思想在我的灵魂内浮动。我们认识以前很久，曾做过相同的梦。我们比较过彼此的日记。我们发现了奇异的相似处。都在6月，一只迷途的金丝雀飞进了她的房间，也飞进了我的，在遥遥相隔的两个国家里。噢，洛丽塔，你是否如此地爱过我？

那天晚上，她骗过了家人恶意的监视。在别墅后面一片神经质的、叶片柔舒的含羞草丛中，在一面断墙矮垣旁，我们找到一个隐身高台；透过暗夜温柔的树木，我们能看见亮灯的窗户上斑驳的图案，那图案被记忆的彩色墨汁重新唤起，现在浮现眼前，像纸牌一样——因为推测到我们的敌人正忙于打牌。

她颤抖着，痉挛着，我吻着她张开的唇角和火烫的耳垂。

一群星星在我们头顶、在细长的树叶剪影中闪着幽昧的光；那充满生命力的天空，像她轻软薄裙下的身躯。我在天空

里看见她的脸，清晰异常，仿佛放射着它自身的光焰。

她的双腿，她美丽、健康的双腿，合得不很紧，当我的手伸向要寻觅的部位上时，一种梦幻般怪异的表情，半是愉快，半是痛苦，显现在两张孩子气的脸上。

她坐得比我高一点儿，每次她兴奋若狂便前来吻我，她的头发像云朵轻柔地微微弯斜，那动作几乎是哀怨的，她裸露的膝盖紧夹住我的手腕，又松塌下去，她的颤栗的嘴扭曲了，像受了一种神秘的刺激，朝我的脸颊靠过来吸一口气。

她上来便企图用她干涩的唇摩挲我，想摆脱那爱的痛楚，而后又会躲开，头发神经质地一甩，接着再幽幽地靠近，让我的唇塞满她微张的小嘴，我已准备把一切慷慨地交与她，我的心、我的喉、我的五脏六腑，我把我感情的宝杖交给她颤抖的手中。

一种脂粉的芳香——我确信这是她从她母亲的西班牙仆人那儿偷来的——一种甘甜又清淡的麝香香味。这香味和她身上的乳酪香混在一起，我的感觉浑身被什么胀满了；灌木丛倏尔传来一阵骚动才未使它们溢出去——我们立刻分开，可能是一只偷食的猫；这时从屋里传来她母亲呼唤她的声音——库柏医生笨重地踱到花园里。

但那片含羞草丛——朦胧的星光、声响、情焰、甘露，以及痛楚都长驻我心头，那位舌头火热的小女孩儿，从此令我魂牵梦萦——直到，24年以后，我将她化身在另一个人身上，才破除了她的魔力。

我回首看我年轻的日子，它们像反复出现的苍白残片，一阵风似地都飞去了，就像火车旅客在清晨见到的一阵废卫生纸

的风雪尾随在游览车厢后盘旋。

就我和女人正常的关系而言，我是实际的、幽默的、轻快的。作为一个大学生，在伦敦和巴黎，应招女对我已足够了。我的学习过于琐细，非常紧张，尽管并不特别有成绩。

最初，我计划像许多不知足的才子那样，拿个精神病学的学位；但我比这还不知足；我压力过大，一种特殊的疲惫感出现了；于是我转向了英语文学，这里许多失败的诗人最后都成了穿苏格兰呢、抽烟斗的教师。

巴黎适合我。我和流亡者大谈苏联电影。我和同性恋者一起坐在咖啡馆里。我在偏僻的小报上发表歪歪扭扭的小品文。我还创作模仿他人风格的打油诗：

……………冯·库尔普小姐

或许会扭转身，她的手放在门上；

我不会跟随她。也不跟随弗莱斯卡。亦不跟

那只鸟仔。

我的一篇题为“济慈致本杰明·贝利信中的普鲁斯特式主题”的论文，6位还是7位学者读了，都咯咯笑起来。我为一家著名出版公司完成了《英国诗歌的历史缩影》，然后着手为英美学生编写法国文学手册（附有与英国作家的比较），这项工作占去我40岁至49岁之间的全部时间——我被捕时，最后一卷就即将出版了。

我找到一份职业——在奥托伊给一个成人班教英语。而后一所男校聘用了我几个冬天。

偶尔，我也利用一下我在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中的泛泛

之交，让他们陪着去访问各类单位，比如孤儿院和改良学校；那里，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，面色苍白、睫毛乌暗，被人端详却完全不受伤害，使我想起了那个梦里的女孩。

现在我想介绍这样一种观点。在9岁和14岁年龄限内的一些处女，能对一些着了魔的旅行者，尽管比她们大两倍甚或好几倍，显示出她们真实的本性，不是人性的，而是山林女神般的（也就是说，鬼性的）；而这些被选中的小生命，我想命名她们为“小美女”^①。

显然我是用时间概念代替了空间概念。实际上，我是想让读者把“9岁”和“14岁”看作界限——如镜的沙滩和玫瑰色的岩石——一个到处出没着我的小美女们的幽灵的魔岛的界限，那海岛就镶嵌在一片雾气腾腾的汪洋之中。

在这个年龄限内的女孩子是否都是性感少女呢？当然不是。否则我们这些熟谙此道者，我们这些孤独的过客，我们这些癖色贪花之人，岂不早就癫狂了。

漂亮并不是标准；而粗俗，至少就一个特定的阶层而言，并不一定损害什么神秘的特性：惹人发狂的优雅，难以捉摸的、诡诈的、灵魂分裂的、阴险的诱惑力，这些都是使小美女有别于她们同代人的特性，那些同代人比之即将出现的时间的虚渺岛屿——洛丽塔，还有与她相似的女孩儿在上边嬉耍——来说，更无比依赖于此时存在的空间世界。

在相同年龄限度内，真正小美女的数量，大大低于那些暂时平淡的，或只是好看的，或“娇小可爱的”、甚至是“甜美

^① nymphet，来自 nymph 一词。该词在希腊神话中指一类低级女神的属名。她们通常居住在山林水泽之中，虽然不能长生不死，但寿命极长，且待人友善，nymphet 指这类美女的少女，亦意早熟的性感少女。